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五

起壬子元仁宗皇慶元年盡己巳元文宗天歴二年凡十八年

壬子 仁宗皇帝皇慶元年春正月制進翰林國史院秩

帝諭省臣曰翰林集賢儒臣須朕自選用毋輙擬奏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蓋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是萬世公論於是陞翰林國史院秩從一品尋勅博選中外才學之士居之

夏四月帝如上都○五月以阿薩爾為左丞相章律為平章政事○六月朔日食○勅左右勿僥倖乞加官

時朝廷封拜繁多羣臣無功而受王公之爵者前後相繼於是誡左右勤職業勿妄僥倖加官御史中丞郝天挺言自先帝即位之時大事初定故於左右三五有功之人爵之太高遂使近幸之臣因而相襲王公師保接迹於朝比者雖令追印裁罷曾未經歲又復紛然春秋云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是以朝廷名器重則斗升之祿足以鼓舞豪傑名器濫則雖日升卿相而人不勸矣又言國初設官在內須三十月在外須三周歲考其殿最以為黜陟比者省院臺部之臣久者一二歲少者三五月甚有旬日之間而屢遷數易者奔走往來之不暇何暇宣風布化參理機務哉乞自今惟大臣可急闕選授其餘內外大小官屬必俟任滿方許超遷庶免朝除夕改啟倖長奸之弊

發明

善治天下者莫先於慎名器名器慎則奔競之徒不得以覬覦由是正朝廷以正百官百

官正萬民皆自此而淮之耳武宗爵賞大濫不爲慎惜故左右之人加官者乘此元世之大弊也苟不於此而禁絶之則販繒屠狗之流亦將魚貫而進天下不至於大亂者幾希矣仁宗即位之初首爲此懼勑令左右勿乞加官則其防微杜漸革貪緣之途遏覬覦之路而向之所謂僥倖加官者一切罷之而不敘皆撥亂反正之盛心也直書于冊盖予之耳

廣義書此足以見其重名器也文無美辭而美在其中矣

秋七月帝還大都○冬十月赦○十二月李孟罷以張珪爲平章政事

帝欲以伶人曹耀珠爲禮部尚書珪曰伶人爲宗伯何以示後世力諫止之

癸丑二年春二月特們德爾罷以圖古勒為右丞相○立皇后鴻吉哩氏○彗出東井

丞相圖古勒言頻年亢旱民黎艱食而又隕霜雨沙天象示警皆由臣等燮理不職所致乞罷黜以答天譴帝曰事豈關汝其勿復言御史臺亦言富人夤緣特旨濫授官爵徼政宣徽用人多靡罪之流内侍託為貧乏互奏恩賞而西僧以作佛事之故累釋重囚諸王駙馬寺觀土田徵租民間擾害尤甚皆今之弊政所宜悉革也制曰可

夏四月帝如上都○五月以額卜德哷勒為平章政事○六月京師地再震○詔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

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並從祀孔子廟庭

發明　夫以褒高年所以長其長也恤稚孤所以幼其幼也嘉孝子所以親其親也旌節婦所以義其義也此皆為國之先務而崇儒重道尤為國之先務也十賢從祀獨見於仁宗之朝其意善矣葢世祖既未能行成宗又不能舉而武宗亦未能及仁宗慨然創始從祀廟庭可謂發祖宗之未發行前代之未行則其崇儒先重吾道之意彰彰明耳所以卓冠羣倫逈為元世之令主焉凡而觀之其義自見

廣義　書詔以諸賢從祀者崇道統也

○河決

陳亳睢三州開封陳
留等縣漂民田廬

秋八月帝還大都○冬十一月初詔行科舉

初世祖時議定科舉新制未及行至是中書省臣復以為言乃命定其條制詔天下三歲一開科蒙古色目人與漢人南人各命題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目中選者加一等注授

廣義科舉書曰初詔行者以見元人前此未嘗設科取士也

京師大旱疫

帝問弭災之道翰林學士程鉅夫舉湯禱桑林事以對帝嘆曰此實朕之責也赤子何罪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尉遲德誠亦上言西僧以作佛事輙放罪囚以為祈福奴婢殺主妻妾殺夫皆獲夤緣以免實紊

典常必欲修政以答天
譴夫豈有先於此者哉

發明
仁宗即位僅二年而災異之多迭書于册如
六月日食彗出東井京師地再震河決京師
大旱疫綱目皆筆而不削者是時弊政多革朝廷
清明而災異不息何耶意者西僧佛事踈放罪囚
奴婢殺主妻妾殺夫貪緣獲免瀆紊典常天下之
亂莫此為甚也尉遲德誠之言是矣帝不深鑒惜
哉

甲寅延祐元年春正月詔求遺逸○二月圖古勒罷以阿
薩爾為右丞相趙世延叅知政事
省臣言比奉詔漢人叅政宜用儒者侍御史趙世延
其人也帝曰世延誠可用然永古特非漢人其署宜

居右遂拜
參知政事

三月帝如上都○夏六月勑自今宦者勿得授文階

發明文武之階宦者雖授此漢唐之陋習也有宋因之而不革元朝襲之而尤甚此皆昏君庸主不顧是非之通患也且宦者之職不過使之供洒掃掌門禁傳命令服走趨而已文武之階豈宦者所宜任乎仁宗痛懲此弊一新故轍是亦知過必改之盛心也使其自今勉之改易陋習勿為他日之捃奪又豈非有元盛德之主哉惜乎鮮克有終不能無失耳

○秋八月帝還大都○地震

冀寧汴梁及武安涉縣壞官民廬舍壓死者三百四十八

九月復以特們德爾為右丞相阿薩爾為左丞相

先是阿薩爾自言非世勳族姓不可以居右相因舉特們德爾自代遂拜特們德爾開府儀同三司録軍國重事居數月後進右丞相阿薩爾為左丞相

冬十一月詔吏坐贓罪者黥其面○十二月復以李孟為平章政事○詔定官民車服之制

帝以士民靡麗相尚僭禮費財命中書省定民車服等第惟蒙古及集賽諸色人不禁然亦不許服龍鳳文

發明　易大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程傳曰天在上澤居下上下之正理也人

之所履當如是故取其象為履君子覩履之象以辨別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是時士民尚侈僭禮費財蠹由上下之分不明士民之志未定貴賤何由而別乎尊卑何由而正乎仁宗既知其弊禁僭用之階定車服之制然後貴賤既明尊卑斯正而民之志於是乎定也豈不深合乎時中也哉

復以齊履謙為國子司業

初履謙與吳澄俱在國學既罷去學制稍廢至是復以履謙為司業乃酌舊制議立升齋積分之法每季考其學行以次第升既升上齋踰再歲始與私試辭理俱優者一分辭平理優者為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為高等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帝從其議

詔經理浙江西河南民田

章律言經理之法世祖已行但其間尚多欺蔽遂遣吏等往三省行之限民四十日以所有田自實於官期限猝迫貪刻用事富民黠吏並緣為姦於是民不聊生盗賊蜂起田野荒蕪其弊反有甚於前者樞密副使吳元珪入見言世祖限田四百畝以給軍需餘田悉令貢賦税况江南之平幾四十年戶有定籍田有定畝今經理之法務以增多為能加之有司頭會箕歛元元困苦日甚臣恐變生不測非國之福帝命

並遵舊制

乙卯二年春正月遣使廵行天下

分十二道問民疾若黜陟官吏

三月初賜進士呼圖克岱爾張起巖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有差

分進士為兩榜蒙古色目人為右漢人南人為左第一名從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第三甲正八品兩榜並同

發明仁宗誠可謂有元文明之主矣前書初詔行科舉此書初賜進士元自混一至是歷三主四十餘年所未嘗行至仁宗而始行之則其興賢育才之意良可見矣是以皇慶延祐之治號稱治平良以此也若仁宗者誠功光祖宗德垂後世而此然為一代之規模焉耳豈不美哉特書曰初益予之也

章律罷

律謁告歸江南奪民田中丞揚多

爾濟劾之罷為江浙平章政事

夏四月朔日食○帝如上都○五月成紀縣山移

是夜疾風雷雹北山南移至西河川次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沒民居監察御史馬祖常言山不動之物今而動焉由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故致然爾

發明

天道常動地道常靜苟或宜動而靜宜靜而動則是失乎常理是乃所以為異也是故三王修德百執順度天地於焉而位萬物於焉而育自無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兵亂凶荒胎殰卵殈之患矣然而欲天地之位必位吾心之天地欲萬物之育必育吾心之萬物夫綱目所書山崩川竭有

矣未聞有山移者山焉而移則其變豈不大哉故特謹而書之

加官僚續元暉昭文館大學士

發明 加不宜加也語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是故言之非難行之為難所以古之聖賢必欲言行之相符也蓋學士文學之任非宦者所可得為去年夏書敕自今宦者勿得授文階至是年五月僕克納萼而書加宦者續元暉昭文館大學士胥謂學士之職非文階非此蓋中心無主能言而不能行未始不為物欲之撓括耳綱目所謂王道之權衡此類是矣

○江西湖廣饑○秋七月畿内大雨水○贛州民蔡五九兵起擒斬之

初經理之法既行特們德兒猶以為未實復下令括田增税而爲智密出在江西酷虐尤甚信豐一縣撤民廬千九百區夷墓揚骨以為所增頃畝居民怨毒入骨贛州民蔡五九等遂率衆寇抄汀漳諸路陷寧化縣據之稱王建號詔遣章律討之擒斬五九餘黨悉平

廣義 大抵民之率衆為寇者豈其得已也哉由乎上之人有以促之也故秦始皇以頭會箕斂而促陳勝之徒唐僖宗以賦斂愈急而促黃巢之黨女直之勢熾而宋徽宗括民田以促之蒙古之方張而金哀宗括民粟以促之何也食為民之天也民之無食猶魚之無水木之無土耳魚無水不活木無土不生民無食必死然而魚也木也乃無為之物也若其無水無土則安于死耳豈有他哉至於民者至愚而神固非魚與木也是以君人者一失其馭必將激其憤悶之心而有不勝其禍者

兵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其以此歟有天下者慎勿以非道從之可也故綱目於恭

五九不書曰作亂而書

曰兵起者意有在焉

八月帝還大都○以趙世延為御史中丞

世延自參知政事遷中丞詔省臣自平章以下送之人臺其禮前所無有由是為特們德爾所忌用太后

旨出為雲南右丞陛

辭帝令仍為中丞

冬十月以郭貫為參知政事

貫初為河東廉訪副使帝在東宮時幸五臺因問河東廉訪使穆爾濟達何以有善政左右曰副使郭貫

之教也厚賜之及帝即位累遷至

浙西廉訪使至是以為參知政事

十一月彗見紫微垣赦

丞相阿薩爾以星變乞避位帝曰此朕之愆豈卿等所致其復乃職苛政有過差勿憚於改而凡可以安百姓者當悉言之因赦免各路差稅有差

發明 自七月至于是月綱目書江西湖廣饑畿內大雨水贛州兵起彗見紫微垣此皆災異盜賊併之而起然則朝廷譬猶元氣而四方譬猶邪慝元氣固則百邪不能入元氣不固則邪慝乘之而入矣是誠先儒所為朝廷腹心元氣也即綱目之所書驗當時之得失則天變之應信不可誣矣

立武宗子和實拉為周王出鎮雲南

初武宗既立帝為太子後丞相三寶努勸立和實拉以喀喇托克托言之托克托曰太弟定宗社居東

宮久兄弟叔姪世世相丞孰敢忝其序乎三寶努曰今日兄已授弟異日能傳叔授其姪乎托克托曰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寶堅之至是議立太子丞相特們德爾欲徼寵請立皇子碩迪巴拉又與太后幸臣實勒們譖王於兩宮遂封為周王遣出鎮雲南

質義　仁宗此舉即宋太宗之所為也其有負於武宗也多矣

詔免江浙等三省自實田租二年

時方營贛州之亂而章律在江浙後以括田廹民有至死者御史臺上書累言經理及括田之害詔罷之從命河南自實田自延祐五年始止科其半而汴梁一路凡減虛增之數二十二萬石

發明　漢文賜田租之半君子予之元自經理括田之害民病深矣仁宗知此而能詔免自實田

祖二年則是有勤卹民隱之心也豈不善哉揭而書之益予之耳

丙辰 三年春二月帝如上都平章政事張珪謝病歸

初皇太后以張珪嘗劾特們德爾不可使為太師至是與帝如上都方度居庸關潛召珪切責杖之珪創甚輿歸京師明日遂出國門時珪子景元宿衛左右以父病篤辭還帝驚問故殊不懌遣使賜之酒進拜大司徒遂謝病歸

發明 以病免實也謝病歸記也書平章政事張珪謝病歸病帝也元之世綱目書謝病歸三而已世祖時則有許衡仁宗時則有張珪文宗時則有虞集皆出於不得已託詞而去者也太后怒珪嘗劾特們德爾帝出幸切責杖之君子豈可以苟祿乎遂謝病歸當時之設是官亦文具矣如漢

書諫大夫王吉謝病歸同意君子宜參考之

禁方春畋獵

初有議禁民畋獵犯者抵死左司郎中韓若愚曰齊宣王之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孟子非之衆以為然遂減其刑

太史令郭守敬卒

守敬之學長於天文水利太史令王恂以學自負每見守敬制度精巧深嘆服之王禕曰自宋以來學者於天文水利之故不講久矣守敬獨能任其絕學度越往古以成一代之制也

發明 太史令微之微者其卒未嘗書此何以書錄賢也守敬長於天文水利以成一代之制則

其不愧是職亦多矣故書予之

夏五月以拜特穆爾蕭拜珠並為平章政事○秋八月

帝還大都○冬十月以趙孟頫為翰林學士承旨

帝在東宫素知其名及即位召除集賢侍講學士至是拜翰林學士承旨有間之者言國史不宜令孟頫與帝曰子昂世祖所簡拔朕置之館閣使典述作傳之後世此屬呶呶何也後厚賜之

廣義子昂以趙宋宗室臣事讐元其醜固不足言矣若其修史至張弘範襲厓山之日其視陸秀夫張世傑為何如人矣嗚呼悲哉綱目記其時月而大書之者愧子昂於千古也

十一月周王和實拉逃居漠北

和實拉次延安其臣闊古勒及武宗舊臣哩日嘉琿等謀曰天下者我武宗之天下也王之出鎮本非上意由讒搆致然請聞之朝廷庶可杜塞離間遂與陝西丞相阿斯罕平章塔齊爾西臺大夫圖魯卜中丞托歡發關中兵分道自潼關河中府入已而搭齊爾背約襲殺阿斯罕嘉琿和實拉乃徙至金山西北集諸王察克台等部居之

發明　逃者匹夫之事書逃何誅心也和實拉惑其臣闊古勒之謀潛懷不軌因事弗成逃居漠北則周王不能辭其謀逆之罪矣直書逃居則其畏罪苟免之意豈不為可見哉

十二月立子碩迪巴拉為皇太子仍兼中書令樞密使

丁巳四年春二月詔郡縣復置義倉〇三月帝如上都〇

夏四月不雨

帝嘗夜坐謂侍臣曰雨暘不時奈何蕭拜珠曰宰相之過也帝曰卿不在中書邪拜珠惶愧頓之帝露香禱于天既而大雨左右以雨衣進帝曰朕為民祈雨何避焉

發明

僖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穀梁曰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胡氏曰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歷時而總書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按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皆矣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今而四月不雨帝露香禱于天既而大雨則其憂民之心為可知回視忽不知懼豈不大相懸絕

也哉故綱目特書夏四月不雨乃所以
著其勤耳此綱目取法春秋之意也

五月以齊勒特穆爾鄂博哈雅並為平章政事○六月

特們德爾罷以阿薩爾為右丞相

特們德爾之再入相怙勢貪虐兇穢滋甚中外切齒
羣臣不知所為平章政事蕭拜珠楊朶爾濟制之中丞楊
多爾濟慨然以糾正其罪為已任上都留守賀巴延
人繫獄特們德爾使家奴脅留守賀勝使出之勝不
可多爾濟廉得特們德爾受張弼賂鉅萬萬乃與拜珠
及勝奏之而內外御史凡四十餘人共劾其姦貪欺上
貪欺上罔下占據晉王田久衛兵特地竊食郊廟供
祀馬受諸王人等珍玉之賄動以萬計誤國之罪在
俗格阿哈瑪特之上四海嫉憤咸願車裂斬首以快
人心奏上帝震怒特們德爾懼逃匿太后宮多爾濟

特之益急太后召多爾濟責之帝不忍傷太后意但罷其相位而遷多爾濟爲集賢學士

以額卜德哷勒復爲平章政事○秋七月李孟罷以王毅爲平章政事○賜衛士錢帛

帝出見衛士有弊衣者駐馬問之對曰戍守邊鎮餘十五年以故貧耳帝曰此輩久勞于外留守臣未嘗以聞非朕親見何由知之自今有類此者必言於朕因命賜之錢帛

發明 賜衛士錢帛何以書所以予其卹民之心也帝閔衛士之貧將命賜以錢帛其意善矣故特書予之

八月帝還大都

帝在御已久猶居東宫而飲酒無度監察御史馬祖常上書言天子承天纘統當極休奉玉食之御猶當五味之宜酒醴之供可不思百年之義大內正衙朝賀之地雖陛下不忘東宫之舊竊慮兆民聞觀聽之疑且國家百年朝儀尚闕誠使羣臣奏對之際御史執簡史官執筆則雖有懷奸利乞官賞者不敢出諸其口乞令中書集議或三日二日常出視朝則治道昭明生民之福也

九月以愽廸蘇為右丞相阿薩爾復為左丞相

阿薩爾奏事畢帝問曰卿等日所行者何事對曰奉行詔旨而已帝曰卿等當奉行朕旨雖祖宗遺訓導朝廷法令皆不遵守夫法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守法則民知畏避免於刑戮若法弛民慢怨言並興求治難矣阿薩爾言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勲臣臣係西

城人不壓人望因懇辭遂以宣徽使

押廸蘇為右丞相阿難爾仍左丞相

嶺北地震三日

發明 綱目書地震多矣未有書地震三日者地震

三日則其變大也仁宗即位未幾而災異迭

見帝豈有外政逆令以干天地之和者乎寛仁恭

儉而天變若此將以忌刻少恩而變異應之捷於

影響然則人君一念之間所繫若此觀之綱目之

所書則天人相與之際毫忽無忒可不謹諸可不

畏諸

戊午 五年春正月賜邁珠爵魯國公

邁珠由湖廣平章政事進爵魯國公大司農未幾御

史言此年以名爵太濫方詔裁罷近聞禮部鑄太尉

司徒等印二十有六此輩無功於國載諸史册貽笑將來宜令革去從之

廣義書曰官不及私昵爵罔及惡德況乎上公之爵迫近天子是以周成王以宋公封微子而諄諄作書致戒者慮其有僭擬之失也然非功德隆盛者詎能久哉今元人少有私愛者遽以是爵賜之其於名器也不亦輕且瀆矣元人何足道哉

二月朔日食○寫金字佛經

共糜金三千九百兩初宣徽院使歲會內廷佛事之費以斤數者麪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蜜共五萬餘蓋自至元三十年間醮祠佛事之目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增至五百餘至是僧徒冒利無厭歲費滋甚較之大德又不知幾倍矣

發明書醜之也侏儒之言何益於事佛氏之教何善於人而以金字寫之糜金三千九百兩他物稱是抑奚以有用之財為無益之費乎嗚呼以所費之金養天下之賢士以所寫之字錄天下之奇書豈不安富尊榮而超軼前古耶不能以此自明而作為無益之事詎非大為盛德之累哉直書于冊不再貶而其失自見

廣義嗚呼自東漢以來奉佛養僧者未有如元人之盛然而無補於國家者是佛之不靈而僧之無法也明矣世有溺而不知返者哀哉

夏四月以齊諾史弼並為平章政事○帝如上都○六月術者趙子玉謀作亂伏誅

衛王阿穆爾克眩高麗子玉言於王府司馬曹圖卜台曰阿穆爾克名應圖讖因潛謀備兵器航海往高麗取阿穆爾克至大都俟時而發至利津縣事覺詔誅子玉等七人

發明

子玉倡為鬼說惑誘衛王其謀既露自取亡滅然則讖緯術數之學果何益哉故既以作亂書之至此則正其伏誅之罪也然而以妖術惑衆者可以鑒矣

秋八月帝還大都○九月以伊拉齊為平章政事○冬十一月增江南茶稅

初世祖時置榷茶都轉運司於江州總江南及兩淮茶稅尋改江西其稅自二萬四千錠以漸增至一十九萬二千八百錠至是又因江西茶副帕哈哩鼎言立減引增課之法勑以二十五萬錠為額後增至二

十八萬九千餘錠郡縣所輸竭山谷之産不能充其半餘皆鑿空取之民間歲以為常時轉運司得以專制有司凡五品以下官皆杖決州縣莫敢誰何江南僉事御文原請罷其司俾郡縣領之不報

發明 書增不宜增也王者為國與民同利而不私其所有故文王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世祖初置榷茶司以徵其税今從增而益之則郡縣所輸竭山谷之産不能充其半餘皆鑿空取之民之貽害亦甚矣故書增税以深貶之

己未 六年春二月朔日食○夏四月帝如上都○以特們德爾為太子太師

特們德爾家居未逾年復負縲起為太子太師中外聞之莫不驚駭時御史中丞趙世延論其不法數十

事并內外壹勠其不可偏尊東宮者
又四十餘人然以太后之故皆不聽

發明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此先正之格言也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特們德爾燕邪小人寅緣進取以之為太子太師則幾何而不為太子之累乎是時趙世延論其不法帝皆不聽嗚呼仁宗號稱明哲而反溺愛小人為之羽翼他日養成亂階伊誰之過歟故特書以志其基禍之本

揚州火

燬官民廬舍二萬三千三百餘區

六月山東淮南諸路大水○秋八月帝還大都○冬十

二月詔太子參決朝政

帝嘗顧侍臣曰卿等以朕居帝位為安邪朕惟祖宗創業艱難恒懼不能守成使百姓樂得其所朕念慮在茲卿等罔不知也至是復語左右曰前代皆有太上皇之號今太子且長可居大位朕欲為太上皇與若等游觀西山以終天年羣臣皆稱善右司郎中伊嚕特穆爾曰臣聞昔所謂太上皇若唐玄宗宋徽宗皆當禍亂不得已而為之願陛下正大位保無疆之業前代虛名何足慕哉帝乃止

庚申　七年春正月朔日食帝崩

廟號仁宗國語稱曰布延圖皇帝帝天性恭儉通達儒術尤曉釋典不事遊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勲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大官進膳必分賜貴近有司奏大辟每

慘惻移時其孜孜為
治一遵世祖成憲云

發明 日食正旦變之大者也上書揚州火書山東
淮南諸路大水此書正月朔日食而即書帝
崩於下則其變不虛生信矣世之人主以災異為
玩而略無恐懼之心然以災異之已然者觀之則
捷如影響未有一毫之差忒所以綱目必書而不
削者欲使後之人君驗已然之災異修將然之德
政而毋耽怠荒耳苟或不
然又豈過災而懼者哉

博廸蘇罷○太后以特們德爾為右丞相

帝崩方四日特們德爾遂以太后命復入中書後數
日參議省事青沙津有罪應杖太后又欲笞之太子
曰不可法者天下之公徇私而輕重之非所以正天
下也微政院使賓勒們役以太后命請遷轉朝官太

子曰此豈除官時邪且先帝舊臣豈宜輕動俟予即位之後議于宗親元老賢者任之邪者黜之可也

發明 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太后不知夫死從子之義擬拜右相不亦專乎考之公注特們德爾以太后命從入中書則是特們德爾不能逃其貴緣之罪此特書太后以者可見特們德爾之再相獨太后主之其他皆不欲也厥後專權擅政戕殺忠良誅竄尸之乎此可見小人之才本不足以大授焉爾

二月太子以赫嚕趙世榮並為平章政事○籍江南冒為白雲僧者為民

先是省臣言江南白雲宗總攝沈明仁強奪民田二萬頃誑誘愚俗十萬人私賂近侍妄受司空名爵已

奉旨追奪請汰其徒并還所奪民田江浙省臣亦言明仁撿度僧四千八百人贓賄鉅萬至是始正其罪籍其冒度為僧者復為民

廣義 嗚呼自元人入主中國紀綱不立法度廢弛未有若此之甚且以沈明仁江南一愚民耳得以貲緣作妖至于若此之盛而猶不見正其何罪則元政之不綱也明矣國運之衰於此可見

特們徳爾殺前中書平章政事蕭拜珠御史中丞楊多爾濟

初特們徳爾以蕭拜珠及多爾濟攻其奸惡必欲報之至是以太后旨召二人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實勒們御史大夫托克托呼問之罪以違太后旨多爾濟曰中丞之職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

豈有今日耶特們德爾人并同時御史二人證其罪多爾濟哩之曰汝等備員風憲為是狗彘事邪坐者皆慙俯首特們德爾即起入奏未幾稱旨執二人械諸國門之外殺之是日風沙晦冥都人恟恟道路相視以目復欲奪多爾濟妻劉氏與人劉翦髮毀容自誓乃免時特們德爾日思報復譖愬誅戮不已左丞張思明謂曰山陵甫畢新君未立丞相恣行殺戮人皆謂陰有不臣之心萬一諸王駙馬疑而不至奈何不可不熟慮也衆皆危之特們德爾大悟曰非左丞言幾誤吾事

發明　嗚呼小人之心私而不公之心也尚有微疵每懷念慮一旦得志遂相報復此固小人之常態也特們德爾憤爭珠多爾濟攻其姦惡必欲報之誣以違旨逆皆殺之然則小人快其私憤濫及無辜而使忠臣義士陷於兇焰之中而人主不能為之辨明羣臣不能為之籲告哀哉直書特們

德爾袞則其撫君之罪又安足辭攉其輕重正其是非此綱目所以為斷案也

廣義中書平章政事與夫御史中丞位高責重者也特們德爾袞之若草菅則元人之失政可見矣

三月太子即位大赦○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加特們德爾太師

尋詔中外毋沮議之特們德爾既復相即奏委平章王毅右丞高昉等徵理在京錢穀虧耗者七十八萬石及諸路歲貢幣帛稍沘繆者俱責償所司程督嚴刻怨讟復興矣

奪李孟封爵左遷為集賢侍講學士

特們德爾以孟初不附己譖搆于上盡奪其前後封拜制命仆其先塋碑左遷爲集賢侍講學士欲因其不就中害之孟拜命欣然帝謂特們德爾子巴爾濟蘇曰爾輩謂孟不肯爲是官今何如由是無敢言者

發明小人子禍至是烈矣奪者張削之詞特們德爾疾孟初不附已譖搆於上盡奪其官則亦已矣而左遷之爲學士嗚呼英宗未即位之前聽其所爲今既即位之後亦聽其所爲是豈人君之道也哉觀乎此然後可知當時之得失矣

廣義抑觀孟以仁宗東宮舊恩超擢至此仁宗既崩孟勢孤矣于時即當引去可也然則可去而不去孟焉得爲智乎

以拜珠爲平章政事

拜珠安國孫也初襲為宿衛長帝在東宫聞其賢召之辭曰嫌疑之際君子所慎我掌天子宿衛而私往來東宫我固得罪亦豈皇太子之福耶卒不往至是由太常禮儀院使擢拜平章政事

夏四月帝如上都○近臣獻七寶帶却之

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帝曰朕登大位不聞卿等進賢而為人獻帶是以帶誘朕也其還之

發明人主初意之善或未必能保其終如英宗之清儉蓋終其身而不改亦可謂之賢主矣若其治效不進要自𦊱維綱晝未得其策爲可以彼捬此併没其善而不錄哉此綱目所以於近臣獻七寶帶却之之事皆特書于册者也

廣義公註所戒誠中原英主之見也乃出于元帝之口不亦異乎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

夏之亡也信哉

殺上都留守賀勝

特們德爾怨勝嘗發張弼之獄乃奏其使服迎詔為不敬殺之籍其家

發明

尹氏曰人君之德莫大乎明明則姦邪不能欺莫大乎闇闇則姦邪得以乘特們德爾怨勝嘗發張弼之獄乃構殺之而英宗竟不察其是否一聞誣譖即正典刑而其不明之過為可知矣賀勝究抑之心為何如哉故書殺而不去其官明無罪也

阿薩爾罷

出為嶺北行省平章政事

以拜珠為左丞相巴喇呼塔斯哈雅並平章政事○平章政事赫嚕御史大夫托克托呼等謀逆伏誅

有告赫嚕托克托呼哈薩爾實勒們等與約蘇穆爾妻伊埒薩巴謀廢立事拜珠曰此輩擅權亂政久矣今猶不懲謀危社稷請勦狀帝曰彼若以太皇太后為詞奈何命悉誅之籍其家

發明

赫嚕等謀為不軌將圖廢立此誠亂臣賊子之魁然耳按罪行辟特書伏誅則其悖逆之罪豈不於斯正乎至若不失其官所以深著其惡也

以特穆爾圖為平章政事○六月以喀喇托克托為御史大夫○詔免沙門繇役○秋七月巴喇呼罷以庶恂

為平章政事○八月下四川平章政事趙世延獄

初世延既解中丞出為四川平章特們德爾猶恚之不已仁宗崩即嗾其黨誣世延從弟索納爾哈呼証告之逮世延置對既遇赦猶鍛鍊成獄請置極典詔以經赦置不問特們德爾更以他事闌上繫之于獄逼令自裁世延終無所屈

發明

凡書下某官獄無罪之詞也自特們德爾專政以來凡有私憤期於必報欲殺則搆以罪而殺之欲左遷則搆以罪而左遷之欲奪其官則搆以罪奪之欲下之獄則搆以罪下之有求必得無原不從而英宗略無可否於其間者英宗之待小人如是其厚而待君子如是其薄豈不深可惜哉直書下獄而不言所坐有所歸矣

冬十月帝還大都○十一月始服袞冕享太廟

帝將以四時躬享太廟命禮官與中書翰林集議其禮制曰此追遠報本之道也毋以朕勞於對越而有所損焉至是以恭謝太廟乃備法駕服袞冕以行禮至仁宗室𩞬𩞬歔欷流涕左右莫不感動自是始以明年正月四時親享歲以為常禮畢還宮鼓吹交作萬姓聳觀百年廢典一旦復見至有感泣者

廣義　英宗即位之初見于史册者其謬多矣獨此最為得之

河南饑

帝問其故羣臣皆莫對帝曰良由朕治道未治卿等又不盡職致陰陽不和災害荐至自今宜各務勤恪以應天心毋使吾民重困

詔上書言事者得專達

特們德爾奏北詔内外直言得失令上封事者或徑至御前乞令臣等開視乃入奏聞帝曰言事者當直至御前如細民訴訟者則禁之

發明 易泰之彖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否之彖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是故國之治者由其上情得以下通下情得以上達國之亂者由其上情不能下通下情不能上達耳今令言事者得以專達則庶幾無壅蔽之失矣豈不為當時之盛事哉故書予之

廣義 特們德爾之計可謂奸矣英宗拒之不亦當乎

辛酉英宗皇帝至治元年春正月罷元夕張燈于禁中

帝欲以元夕張燈禁中為鼇山時張養浩以禮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遂具疏因拜珠以諫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閭閻之間燈火亦禁況闕庭宮掖之嚴逸尤當戒慎今燈山之構所翫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帝大怒既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罷之賜養浩尚服金織幣以旌其直

發明　禁中張燈甚非美事世祖每有禁之自是以後因而不禁則其失國之體大矣英宗因張養浩之言尋為革罷則一舉而聽言革弊皆在其中又豈其他慢諫自賢者比哉故綱目特揭而書之于册則予之之意蓋可見耳

廣義　臣註載養浩之言豈特元人之所當戒實萬世有天下者之所當法也英宗悅其言以旌

其直不明而能之乎

二月殺監察御史觀音保等

時勅建西山佛寺甚亟御史觀音保索約勒哈廸密實成珪李謙亨以歲饑且東作方興上章極諫帝怒殺觀音保索約勒哈廸密實杖珪謙亨流尼嚕罕地

發明人君之德莫大乎剛明剛則斷不偏明則聽合理茍無剛明之德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值東作方興之時督西山佛寺之役人不能諫也而觀音保等諫之人不能言也而觀音保等言之蓋亦忠於朝廷者不聽則已殺之何為英宗又非昏庸之主曷為舉措之若是耶書殺而不去其官所以譏其失政之刑也

廣義蒙古篤於奉佛若飲醇酒而不覺自醉蔽固深密雖聖人與居莫之能化覩音保等不能勸破此意而反遭毒手孰云智乎然則不立于惡人之朝者豈伯夷之矯情也哉

三月帝如上都

帝以察罕諾爾行宮制度卑隘欲更廣之拜珠曰北地若寒入夏始植粟黍陛下初登大寶不求民瘼而遽興大役以妨農務恐失民望從之

以特克實為御史大夫領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夏五月遷武宗子圖卜特穆爾于瓊州

時特們德爾懷私固寵擠罪骨肉諸王大臣莫不自危中政使攞珠首託徽政院爾等交通親王於是徙圖

卜特穆爾海南因禁日者毋文通諸王駙馬堂陰陽五科者毋泄占候

六月朔日食○禁妄言時政

趙元祚等以言事勒歸田里因禁妄言時政

廣義于時元人之政皆出特們德爾然則禁言時政者彼將恣己所為而無已憚也噫時政且禁言之則凡欲攻特們德爾之惡者尚誰為之脫賴哉

以濟爾噶朗為平章政事○渾河溢

被災者二萬三千二百戶時大雨水滹沱河及巨馬河俱溢

秋九月帝還大都

先是駐蹕興和左右以寒請還上曰兵以牛馬為重民以稼穡為本朕遲留盖欲馬得芻牧民得刈穫何計乎寒至是始還

冬十一月命特克寶領左右阿蘇衛○十二月立皇后伊奇哩氏○作壽安山寺佛像

置中瑞司鎔之治銅五十萬斤時復遣帝師往西番受戒賜金千兩銀四千餘兩鈔幣各鉅萬

發明 作不宜作也天子主普天之下居臣民之上其為萬邦之表率故也令乃費有用之財作無益之像縱使其佛果靈安能含爭土而居於土木骨骸之上乎此理甚明無足疑者英宗何若是之愚耶弗思甚也隱以堂堂萬乘之君而作僧剎佛像

豈不深可愧哉

故特書識之

壬戌二年春正月勅有司䘏孔氏子孫貧乏者

廣義嗚呼為往聖開來學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者吾夫子也不有吾夫子者出則人類之絶久矣雖有帝王之興將何以理天下哉其有功於國家有功於生民自開闢以來未有盛於吾夫子也彼佛氏特西方之夷族耳駕一偏之説以聾瞽愚騃引徒延蔓蟠踞中原卒不可解至於李元其勢益烈葢自世祖以來集僧四萬作資戒會毁宋故宫為佛寺幸大聖壽萬安寺建天壽萬寧寺寫金字佛經作壽安山寺佛像靡費鉅萬略不致惜至於吾夫子但䘏其子孫之貧乏者而未嘗見其有殊恩異禮甚則遺官者而弊奠焉向無加號一美則與俳優之侮者幾矣嗚呼其所厚者薄

而其所薄者厚元人之謂也

○二月以奇徹玳嚕並為平章政事○禁捕駕鵞違者籍其家○免河南陜西十二郡民租之半

以旱澇民饑故也

發明人君之德不一而䘏民之道為先能䘏其民則所以得民心者正其所以得天心也今因十二郡旱澇民饑之故特免半租則其䘏民之心藹然見於書法之間矣此皆綱目之特筆也

夏四月帝如上都○秋七月特們德爾卒

特們德爾自復相以來特其權寵乘間肆毒睚眦之私無有不報帝覺其所譖毀者皆先帝舊人滋不悅

其所為乃任拜珠委以心腹由是將們德爾漸見疏外因稱疾不出及聞拜珠奉旨往立其祖安圖碑于范陽將復蒞省事入廟至内門帝聞其來遣人止之遂怏怏而還尋卒于家

發明 將們德爾不書爵惡其奸佞也將們德爾慮蕭拜珠乃搆他事以殺之誤國妨賢厥罪匪一英宗旹能行天討將們德爾豈容輕宥况其相業無聞如奪李孟之爵如殺上都留守賀勝之類此皆小人所為故綱目於其卒也削去其官以示貶耳若生免刑誅死無譏奪則何以為筆削之權衡哉

廣義 是賊也報復私讐殺害無辜可謂罪大惡極者矣合正典憲以快人心今而得戴其元以歸地下賊實幸焉

太皇太后鴻吉哩氏崩

時有司將以十月事于太廟太常奏國哀以日之易月旬有二日外乃舉祀事帝曰太廟禮不可廢迎香去樂可也

九月京師地震○冬十月以拜珠為右丞相

特們德爾死進拜珠右丞相遂不置左相獨任以政

十一月朔日食○十二月復以張珪為平章政事

癸亥三年春正月起王約吳元珪韓從益商議中書省事

吳澄為翰林直學士

時約等以年老致仕丞相拜珠一新正務導禮老臣傳詔役起約等俾以其祿家居每日一至中書省議事至治之多所參酌澄延祐初詔起為集賢直學士以疾不果行至是以拜珠薦起為翰林直學士

發明 起者徵擢之詞予之也此舉皆當時之君子以之為用則其尊主庇民之心可見矣蓋由拜珠之為相也特筆書之意有在耳

廣義 拜珠為相即薦老臣庶乎其得體矣

罷上都諸路金銀冶

上都雲州興和宣德蔚州奉聖州及雞鳴山房山黃蘆三叉諸金銀冶聽民採煉以十分之三輸官

廣義 特書于冊所以著其不專利之美也

出趙世延于獄

世延拘囚再歲其弟自以所言涉誣亡去丞相拜珠為言其無辜乃得釋因著令原告逃亡百日不出則釋待對者

二月頒行大元通制

時法制不一有司無所遵守命完顏納丹曹伯啟等纂集累朝格例而損益之凡為條二千五百三十有九名曰大元通制頒行天下伯啟言五刑者刑異五等今黥杖徒役於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是一人身被五刑非五刑各底於一人也法當改丞相難是之而卒不果行

命特克實振舉臺綱

帝嘗謂臺臣曰朕深居九重臣下奸貪民生疾苦豈能周知故用卿等為耳目曩者特們德爾貪婪無厭汝等拱默不言其人雖死宜籍其家以懲後

勅寫金字藏經

時方書金字藏經帝在上都使左丞蘇蘇詔學士吳澄為序澄曰主上寫金為民祚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諭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回之說不過謂為善者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與日月齊光為惡者死則下淪汚穢其極下與沙蟲同類其徒遂創為薦拔之論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用薦拔且自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其幾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為文辭不可以示後世

發明　三代以後英君誼辟如漢武之表章六經明帝之臨雍拜老唐太宗之增廣生員明皇之作孝經序宋真宗之頒九經于州縣此皆播在簡册可為考者迨至有元之世事佛漸謹如作佛寺幸佛寺寫金字經兩見綱目君子前後書之略無假借皆所以著其崇尚虛無而不知禮義之失也仲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安有天子崇尚虛無而欲化天下於禮義豈不難哉

廣義　吳澄非元人之詔可謂不惡而嚴者矣道學之寄豈曰無人

三月帝如上都○夏四月詔行助役法

遣使考視稅籍高下出田若干畝使應役之人更掌之收其歲入以助役費官不得預

六月追奪特們德爾官爵

特們德爾既死罪惡日彰監察御史蓋繼元宋翼言
其奸貪負國生逃顯戮死有餘辜乃命毀所立碑并
追奪官爵及封贈
制書籍沒其家貲

大風拔木

大風雨雹拔柳林
行宮木二千餘株

奉元行宮正殿災

帝語羣臣曰世皇建此宮室至朕而燬實朕不能圖
治之故也嘗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縑素木
綿重加補綴嗟嘆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創業
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

發明 大風拔木行宮殿災不祥甚矣元之君臣既
無修德應天之實至是天變亦戒猶不知警

不踰月而君臣遇禍元祚幾滅綱目詳而書之所以示人主兢業恐懼之端為後世戒耳於元乎何誅

廣義　攬英宗不敢忘其祖之節儉其過于方乃祖於田舍翁者遠矣

秋七月詔減海運糧

拜珠以海運糧視世祖時頓增數倍今江南民力困極而京倉充溢奏乞歲減二十萬石帝遂併特們德爾所增江淮糧免之

廣義　書詔減海運糧者所以著元人之富庶也特患不能持盈守成國祚之所以衰矣

八月癸亥御史大夫特克實弒帝于南坡及右丞相拜

珠

初特們德爾既奪爵籍產特克實等奸黨不自安帝在上都以夜寐不寧令作佛事拜珠以國用不足諫止之既而懼誅者復陰誘羣僧言國當有戹非作佛事大赦無以禳之拜珠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邪奸黨聞之益懼乃生異謀至是帝自上都還駐驆南坡是夕特克實與知樞密院事額森特穆爾諸王額特布哈等謀逆以特克實阿蘇衛兵為外應特克實先與前平章政事齊勤特穆爾殺右丞相拜珠特克實直犯禁幄手弒帝于卧所時年二十一廟號英宗國語稱曰格根皇帝帝性剛明嘗以地震避殿撤樂減膳近臣有稱觴賀者叱曰朕方修德不暇汝為大臣不能匡輔反為諂邪拜珠進曰咎在臣等宜求賢自代帝曰毋多遜朕之過也嘗謂宰執曰中書選人署事旬日御史臺即改除之臺除

者中書亦然令山林儒逸良多帥等不能盡心求訪惟以親戚故舊更相引用邪其明斷多類此然以畏於刑戮奸黨惧訴遂搆大變

發明　莊十二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君子美牧能死君難夫君弒而大夫死於其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大夫死於弒君之難而有不書者故知孔父仇牧息皆所取也著其節而書及不失官而書右丞相是綱目所賢也特克實將弒英宗拜珠生存則不可德而弒於是先攻拜珠而後及其君能為有無亦庶幾焉亂臣賊子者無君之心者必先翦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敢動者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綱目賢拜珠示後世人主崇奬節義之臣乃天下之大閑有國之急務也綱目取則春秋故其書法如此然後知春秋綱目前後一撤而亂臣賊子始無所逃於鈇鉞

之誅
矣

廣義或曰公註載帝命作佛事而姦臣又誘羣僧言國當有厄非作佛事無以禳之拜珠叱拒之乃已假令作之英宗果免于弑厄乎曰不免曰何以知其不免曰時特克實逆謀已成作亦弑不作亦弑弑與不弑實無係于佛事之作不作也特克實自知不行弑逆亦難免于誅戮此逆賊之本心也故史稱英宗果於誅戮奸黨畏誅遂搆大變有足徵矣曰然則未有甲子具書于冊者也此何以書八月癸亥曰位莫重于君相君相被弑事變之極也此綱目之所以特筆也

諸王額特布哈等奉璽綬迎晉王伊蘇特穆爾于北邊

九月晉王即位于龍居河赦

伊蘇特穆爾裕宗之孫晉王噶瑪拉長子襲封晉王
仍鎮北邊初王府內史都爾蘇得幸於王嘗偵伺朝
廷事機其子哈克繖事丞相拜珠得入宿衛久之哈
克繖知特克實欲害拜珠遂歸是年三月宣徽使塔
坦來王邸為都爾蘇言主上將不利於晉王由此二
人深相要結八月一日特克實密遣烏魯斯告曰我
與哈克繖額森特額爾實達爾謀定事成推立王為
皇帝又以告都爾蘇曰汝與巴蘇呼知之勿令舒瑪
爾節聞也於是王因烏魯斯遣巴勒密實特等赴上
都以密謀告變未至帝遇弒諸王額特布哈及額森
特穆爾奉皇帝璽綬來迎晉
王遂立于龍居河大赦天下
以額森特穆爾為右丞相都爾蘇為平章政事特克實
樞密院事○冬十月特克實額森特穆爾等伏誅

諸王遵努言於帝曰不誅元山則陛下善名不著天下後世何從而知帝深然之於是誅額森特穆爾鄂勒哲索諾木圖們等於行在所命舒瑪爾節穿咔入京收特克寶齊勒特穆爾等悉誅之戮其子孫籍没家産惟特們德爾子治書侍御史索諾木議流張珪曰索諾木從賊親斫丞相拜珠臂乃欲活之邪尋亦伏誅餘黨

俱免官

發明 弒君子賊法所必討帝因諸王遵努之請悉正典刑討賊之義正也蓋亂臣賊子始則弒其君者欲圖後主之榮利然往往滅亡誅戮無一全生然則果何益哉雖然弒君天下之大惡而亂臣賊子終無所逃者可見天理之在人心有不可得而泯没耳苟使亂臣賊子而得以逃其生抑將肆其欲而無禁矣直書伏誅所以扶三綱而立人極也

廣義 書將克實等伏誅著元人討賊之義也

以額卜德呼勒平章政事○十二月帝至大都○詔雪楊多爾濟蕭拜珠賀勝等寃

御史言特們德爾專政誣殺楊多爾濟蕭拜珠賀勝已延觀音保索約勒哈珊密實默實李謙亨成珪罷免王毅高昉張志弼請詔雪之詔存者召還錄用死者贈官有差

發明 多爾濟等為特們德爾之誣殺銜寃泉壤今已久矣帝初即位而能首雪其寃此亦存天理於既沒也大書特書深予之耳

追尊考晉王為皇帝母鴻吉哩氏為皇后

廟號
顯宗

盜竊太廟神主

太廟神主制皆用黃金為之至是仁宗及莊懿慈聖皇后金主為盜所竊太常博士李好文言在禮神主當以木為之金玉祭器宜貯之別室不從時參知政事瑪哈穆勒領太常禮儀使當還左丞集賢大學士張珪曰太常奉宗祐不謹當待罪而反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命遂格

發明 定九年經書盗竊寶玉大弓君子則罪其不能守夫以元失其政姦臣擅權雖先帝神主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太廟其能國乎故大書之所以譏帝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

流諸王伊嚕特穆爾等于邊地

伊嚕特穆爾雲南額特布哈海南庫魯克布哈尼嚕罕持囉烏魯斯布哈海島並坐與特克實逆謀

封邁努為泰寧王

舒瑪爾節言南坡之變諸王邁努逃赴潛邸願効死力且請誅戮元凶上契宸衷嘗蒙獎諭令臣等議宗戚中能自拔黨逆者惟有邁努請加封賞以示激勸遂以泰寧縣五千戶封邁努為泰寧王

以都爾蘇為左丞相

戊穆蘇寧珠索多並加光祿大夫賜舒瑪爾節等金有差以封逆功也

甲子泰定皇帝泰定元年春正月以奈曼台為平章政事

○召圖卜特穆爾于瓊州○二月開經筵

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請開經筵及擇師傅令太子及諸王大臣子孫受學章上遂命平章政事張珪翰林學士承旨和塔拉都哩默色學士吳澄集賢直學士鄧文原王結等以常範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等書進講

發明 人君莫大乎好學君不學則無以知治亂臣不學則無以濟經綸此學所以為治天下之先務也元易五主歷年五十然未見其有能開經筵者帝即位之初未遑他務而首開經筵可謂能知先務者矣豈不為自戒作古者哉綱目特書意有在爾

廣義 元自世宗以來紛紛繆舉迭見于册而未有開經筵之美事也至此忽有是舉如雲霧一

開而日星朗然豈不為之一快

立皇后巴拜哈斯氏○立子喇實晉巴為皇太子○夏四月帝如上都○大風地震

帝以烈風地震戒飭百官并詔大都守臣集議以開張珪自大都至以其與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院等官集議言國們德爾哈與特克實之徒結為父子終以遺患搆成弒逆子索諾木親與逆謀今復給還所籍家產其諸子尚在京師貴緣再入宿衛宜仍籍其家產寬其子孫以明不共戴天之義諸王額特布哈博囉伊嚕特穆爾頗會克布哈與特克實逆謀罪止於流竄宜誅之以謝天下遼王托克托鎮遼東因國家有變報復讐怨殺親王妃主百餘人分其羊馬畜產殘忍骨肉今不之罪乃復厚賜放還臣恐國之

紀綱從此不振況令死者含冤感傷和氣宜奪削其爵土置之他所以彰天威武備鄉齊里前太尉布哈矯制令奕實强收鄭國寶妻噶哈刑曹逮鞫服實竟原其罪夫匹婦銜冤三年不雨宜仍付刑曹鞫正其罪賈胡中賚寶石分珠寸石價直數萬夫以經國有用之寳而易此不濟飢寒之物是皆時貴與中貴之人妄稱呈獻冒給回賜高其價直且至十倍彼此通同瞞行分用宜行禁止自古聖君惟誠於治政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初未嘗徼福於脩道也至元三十年醮祠佛事之目止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積五百有餘今年一增其目明年即指為例已倍四之三矣比年佛事愈繁享國不永致災愈速事無應驗斷可知矣宜罷功德使司及累朝忌日醮祠佛事名目止令宣政院主領修舉餘悉停罷游惰之徒妄投宿衛部屬及宦者女紅太醫陰陽之屬不可勝數一人收籍一門蠲復一歲所請衣馬芻糧數十户所

微入不足以給之耗國損民為甚宜如世祖時支請之數給之餘悉減汰特們德爾專恣特克實搆逆良善死於非命皆未申理宜加褒贈優叙其子孫天下繫囚冤滯宜命省臺選官審録結正邊鎮利病宜命行省行臺體究興除廣海鎮戍卒更病者宜給粥食藥力死者給鈔責所司及同鄉者歸骨於其家廣東採珠勞擾宜悉停罷至元三十年以後冗員宜悉減併不該常調之人不得濫入常選凡官養馬駝宜如大德團槽之制所賜勲戚及官者之田悉拘還官其僧道典買民田及民間所施產業宜悉役之左右之臣非有功勲勞効著明實跡不加以賞賜請皆著為令凡數千言詞甚切至帝皆不從

發明　風乃陰氣地乃陰質前書大風拔木而有逆大變此書大風地震者夫小人陰之類也是時大姦雖誅羣惡尚在貪緑進用漸干政事而大風地震之應不在茲乎分註既載其張議之事

而所上之言帝復不聽惡在其能集議耶故綱目皆削而不書者則其不滿當時之意可見矣

廣義䟽衆非一疏凡數千言詞甚切至帝皆不從嗚呼珪以切至之言告其君而不獲見聽者道不行也道既不行又不能去惡在其為大臣哉

秋八月帝還大都○封圖卜特穆爾為懐王徙雲南王旺沁為梁王○冬十月命左右丞相日直禁中○是歲

水旱蝗

發明　其曰水旱蝗災及民物也言災而不言地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重民事謹天災

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胡氏曰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修而又為繁政重賦以感之國之亡無

日矣綱目書此欲後世人君遇天變而當懼修民事而不忽而不可視之為泛常也其義豈不明且切哉此綱目書災異而不書祥瑞之深意爾

乙丑二年春正月命懷王圖卜特穆爾出居建康○三月帝如上都○夏四月革大臣兼領軍務

參知政事遵達布哈言大臣領軍政前古所無特克實以御史大夫領森特穆爾以知樞密院事皆領衛兵如虎而翼故成逆謀乞罷衛之職勿以大臣領之庶勲舊之家得以保全從之仍賜幣帛以旌其直

五月河溢汴梁○秋九月帝還大都○冬十月都爾蘇罷為御史大夫十一月復以為左丞相

發明 不書罷都爾蘇而書都爾蘇罷為御史大夫則是可罷者也後以為相果何禮乎帝之是非誠大謬矣故書復以為左丞相以著其貳過也

○十二月以達實特穆爾為右丞相

丙寅 三年春二月以察納為平章政事○帝如上都○夏四月畿內河北山東饑

初張珪歸省保定帝思念之乃還問曰卿來時民間如何珪曰臣老少賓客不能遠知保定真定河間臣鄉里也民饑甚朝廷雖賑以金帛惠未及者十五六帝惻然命賑糧四月至是復令免三路及濟南等郡縣民半租

郵傳之設所以速使節非軍國重務不得輒擾之至于金字圓符元時用以備邊乃僧人佩符乘驛者多至傳舍不能容無謂甚矣元政之衰于此可見

發明　饑必書重民災也夫以畿內河北山東皆元根本之地而同月饑焉則民之憔悴亦甚矣孟子曰凶年饑歲君子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子倉廩實府庫充有司皆莫之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泰定之世災異迭見而饑饉頻仍則其業亦殆矣哉故特謹而書之

禁西僧馳驛擾民

先是西臺御史李昌言嘗經平凉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姦污婦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製圓符本為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法且得以糾察不報至是聞其擾民禁之

秋七月帝還大都○河決陽武

漂民居萬六千五百餘家尋復壞汴梁祥符堤發丁夫六萬四千人築之

冬十月賜大天源延聖寺田

中書省臣言養給軍民必資地利況土地祖宗所有子孫當共惜之臣恐兹後藉為口實妄興工役徼福利以逞私欲也帝嘉納之然不能用

㕘義嗚呼泰定可謂愚矣去年大風地震又水旱蝗今年畿内河北山東民饑并河決陽武况以西僧馳驛擾民方禁止之今又以田而賜僧寺何其怙不知省耶惟其若是故明年旱蝗民饑山崩地震日蝕迭見于册不亡得乎

十二月赦

都爾蘇當國與平章賴卜德哷勒以私意欲因赦酬累朝賈胡所獻諸物之直及擢用英廟至今為憲臺奪官者左司都事宋本言今天變災異而畏獻物未酬直者憤怨形諸王言必貽笑天下憲司糾有罪者官世祖成法也今上即位累詔法世祖若擢用之是廢成憲而反汗前詔也後有邪佞贓鐵者將治之邪置不問邪衆鬨本言相視嘆息明日觀詔本遂稱疾不出

發明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此諸葛武侯之言也是時都爾蘇當國以私意肆赦酬累朝賈胡獻物之直嗚呼以朝廷之恩典為小人之陰謀則失禮甚矣不存大德而務小惠豈不為諸葛武侯之罪人乎小人擅政而欺其君如此則其他時事從可知爾然則泰定縱而不察以聽小人之所為

享國不永烏足道哉
故直書赦以深譏之

丁卯四年春正月御史臺臣請親祀郊廟不允

先是監察御史趙思會以大禮未舉言天子親祀郊廟所以通精誠逆福釐生烝民阜萬物百王不易之禮也宜講求故事對越以格純嘏至是御史臺臣復以為言帝曰朕遵世祖舊制其命大臣攝之

發明

郊所以祀天地廟所以祀祖宗皆帝王職分之當為非出位之事也然必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故必親往祀之所以通精誠報厥本生烝民阜萬物百王不易之禮也泰定悞言不從乃以朕遵世祖舊制為言嗚呼世祖舊制固多而不遵者不少何獨郊廟一事遵之乎此皆理屈詞窮强辯飾非之意耳安有見義不為尚可謂之賢君哉直書不允深貶之也

廣義 大抵祀者國之大事况乎天子之禮豈有大於祭天享親之禮耶是禮也奚可使人攝之

聖人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噫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泰定享國不永厥有由矣

帝如上都○夏四月盜竊武宗神主

發明 泰定之世兩書盜竊神主則其怠慢不恭之罪著矣夫以太廟神主所守至嚴而使盜得竊之尚可謂之有人之國哉此皆元人無意守廟而妖氛乘之竊其神主云爾然此特書竊武宗神主者誠以武宗舍子而立弟仁宗立子而舍姪則是違武宗之約而絶其祀矣今而盜竊其主得非元人無意武宗而變異隨之以生焉不然綱目何不槩書盜竊太廟神主而必書盜竊武宗神主耶此綱目書法之深意而非元史舊文之可比也

○旱蝗民饑○秋八月山崩震

通渭縣山崩碉門地震有聲如雷晝晦天全道山崩飛石斃人鳳翔興元成都峽州江陵地同日皆震

九月朔日食

發明泰定即位纔四年爾旱蝗民饑山崩地震日食地裂大風水旱之變紛紛見於史册未幾果有帝崩之應諸王爭立朝政紊亂豈非以先事而戒變不虛生者乎災異若此先儒有言一念之善祥風和氣一念之惡妖星厲鬼後之有天下者可不戒諸

○閏月帝還大都○冬十二月蔡公張珪卒

戊辰致和元年文宗皇帝圖卜特穆爾天歷元年春二月帝如上都命發

樞密院事雅克特穆爾等居守○徙懷王圖卜特穆爾於江陵○夏四月禁蒙古色目人居親喪

達實特穆爾都爾蘇請凡蒙古色目人效漢法丁憂者除其名從之

發明

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不以貴賤而隆不以賤而殺不以中外而有異此通行之達道耳蒙古色目雖云夷狄然皆有父母之養初不生於空桑者詩不云乎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聞欲居親喪而反禁絶之者也元之悖禮可勝惜哉故特書禁所以明其不當禁也

五月以達實特穆爾為平章政事○秋七月寧夏地震

○帝崩于上都

帝崩文宗不為立廟謚世止稱為泰定帝○王禕曰武宗以兄弟相及約繼世子孫迭居大位而仁宗惑於憸言不守宿諾傳位英宗乃使武宗二子明宗文宗出居於外及英宗遇弒而明宗在北文宗在南晉邸乘間入繼大統或謂晉邸非所宜立雖然晉王於世祖孫也於次為長雖守藩服嘗有盟書今而國統之弗繼則求所當立者舍晉王之系將誰屬邪然則謂晉邸非所宜立者亦過也舊傳英宗之弒晉邸與聞焉故其歿不舉請謚升祔之典明其為賊也然考之實錄皆不得其實傳聞之謬為可信哉

廣義　抑觀文宗不為泰定立廟謚者文宗之意以為已為武宗之子仁宗當遵武宗之約傳位于兄和實拉以及於已今泰定乃裕宗之孫又非英宗之子故不為之立廟謚者其意蓋為此也所

以然者私憾也豈以其與聞乎弒而然耶覩者考焉

八月簽樞密院事雅克特穆爾誅逆執中書省御史臺臣額卜德呼勒等下獄遂遣使迎懷王圖卜特穆爾于江陵

雅克特穆爾以帝由晉邸入繼與諸王滿都等乘帝有疾恒懷異圖以身受武宗寵拔之恩欲迎其二子周王和實拉懷王圖卜特穆爾立之至是帝崩于上都皇后皇太子遣使詣大都命平章政事額卜德呼勒掌百司印章及諭安百姓雅克特穆爾因與安西王陰結勇士八月甲午黎明百官集興聖宮雅克特穆爾率黨十七人兵皆露刃號於衆曰武宗皇帝有子二人天下正統當歸之敢有不順者斬執平章政

事頗卜德呼勒御史臺臣特默格并左丞托多參政王上聞參議托克托吳秉道等下獄乃與安西王入守內庭分處腹心於樞密推前湖廣左丞相拜布哈為左丞相詹事塔斯哈雅為平章蘇蘇為左丞王布琳濟達為樞密副使與右丞趙世延等分典庶務時有諸衛軍無統屬者久踰竄并罷退軍官皆給之符牌以待調遣衆既受命皆注目而立未知所謝乃指使南向拜衆驚悚毛髮凜然始知其意在懷王也雅克特穆爾宿禁中達旦不寐一夕再徙人莫知其處者將一月又恐人心疑懼謀令達實特穆爾矯為南使云懷王旦夕且至復令奈瑪台為北使稱周王亦從諸王南來矣

發明 晉人舍嫡立幼春秋譏之書謀逆罪悖也泰定元年書立刺實晉巴為皇太子則是神器有屬而非倉卒無繼者之比今而泰定既崩太子當立父沒子嗣禮之正耳安有舍其儲嗣而立懷

王者乎雅克特穆爾不顧大議逞其邪謀棄太子而迎懷王背國法而射厚利其罪可勝誅哉覽綱目之所書則逆順之勢昭然矣此所以為是非之斷案也

廣義　或曰分註載雅克特穆爾以帝由晉邸入與諸王滿都等乘帝有疾恒懷異圖以身受武宗寵拔之意欲迎其二子周王和實拉懷王圖卜特穆爾立之覬于此則知其欲報武宗之恩故也何以大書其謀逆耶曰豫讓有言既以委質為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今雅克特穆爾臣事泰定尚何異圖之懷乎臣事其君而懷異圖此所以為逆也況乎逆事成於一月然後矯使以迎懷王其初意將欲自移元鼎久知人心不服不得已而迎懷王耳曰周王兄也懷王弟也雅克特爾何不迎其兄反迎其弟耶曰周王和實拉於仁宗朝嘗遣謀以正名分且欲誅讒搆之人事弗獲成逃居漢

北若圖卜特穆爾泰定初嘗召於瓊州矣後又封為懷王又命出居建康又徙江陵道路之近消息之通實非周王之比且于時人心洶洶雅克特穆爾慮禍久故矯召懷王以解急難耳觀其謂衆曰懷王旦夕且至其意瞭然矣綱目書誅逆者誅其心也夫何過哉

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巴延殺參知政事圖卜台

初明埒棟阿至河南以密謀告巴延巴延從之遂殺其僚屬庫哩等而勒兵以俟參知政事圖卜台獨曰今蒙古軍與宿衛之士在上都而令特默齊軍守諸隘吾恐此事之不可成也巴延不從是夜閫卜台手刃欲殺之巴延覺遂拔欲殺圖卜台而奪其所部軍器馬匹圖卜特穆爾發江陵使以巴延為河南左丞相

發明 殺殺無罪也巴延助逆無道興兵犯順而圖卜台弗從則其所守者君臣之義耳圖卜台欲誅巴延而為巴延所殺悲夫當時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而使忠臣義士戕殺於光逆之手無所籲告可哀也已故直書巴延殺則其專擅無君之罪著矣

雅克特穆爾遣薩敦守居庸關騰吉斯屯古北口○諸王滿都等謀叛附于雅克特穆爾伏誅

諸王滿都阿穆爾台庫庫楚平章瑪魯侏賢學士烏魯斯布哈太常禮儀院使噶海齊等十八人同謀附雅克特穆爾事覺悉誅之

發明 欲知順逆之勢當觀向背之人滿都等元室懿親視雅克特穆爾叛不能倡義討賊而乃

助逆無道則其罪不待辨說而自明矣今而事既遂皆誅夷嗚呼逆謀未成其身先戮然則倡亂者果何益哉故既書謀叛以正其不赦之罪復書伏誅以正其討賊之罪由是亂臣賊子又安能苟免於天地之間哉

皇太子喇實晉巴即位於上都遣梁王旺沁右丞相達實特穆爾將兵分道討雅克特穆爾

時年九歲改元天順

發明書皇太子即位于上都所以予正統而明當立也至是直書分兵討者正名定罪故耳今焉正其名義則明嗣君誅亂討逆而著雅克特穆爾之罪也權其輕重而書之以討且著其正統之

歸則亦足少伸大義於天下而使三綱之理未盡泯也嗚呼微矣

廣義　書皇太子討雅克特穆爾正名定罪也

懷王圖卜特穆爾入京師

以明埒棟阿廉廉台蘇蘇北為平章政事曹立為右丞巴延為御史大夫趙世延為御史中丞高昌王特穆爾布哈知樞密院事

發明　入者逆而不順之詞不曰至而曰入不予其至也懷王既知泰定之子已正儲位則當力辭不至帥兵討賊則其名義庶幾正也奈何欲竊神器怡然就道即入京師而略無一毫遜避之意則難乎免於叛逆之罪矣今入京師而書曰懷王猶見其為元之臣子至於襲位以後皆斥其名以

著其簒逆而非元之臣子也其旨嚴哉

九月圖卜特穆爾殺平章政事額卜德呼勒流左丞托多等于遠州

發明 額卜德呼勒之殺前史以伏誅書未免失是非之公論矣夫附皇太子拒圖卜特穆爾則是舍逆從順大義所在反謂之伏誅可乎此君子所為懼綱目所由作也噫必有君子者出深後綱目之義大明於天下矣此綱目徇名責實之深意

○諸王額森特穆爾等兵由遼東入遷民鎮○圖卜特穆爾襲帝位

圖卜特穆爾至雅克特穆爾言援據之際不正大位
不足以係天下之志圖卜特穆爾以其兄和實拉在
漠北欲虚位俟之雅克特穆爾曰人心向背之機間
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圖卜特穆爾曰不得已
當明吾志播告中外遂即帝位改元天歷詔天下曰
謹俟大兄之至以遂固讓之心大赦封雅克特穆爾
為太平王右丞相知
樞密院加巴延太尉

發明

篡者掩取之詞罪其逆也前書皇太子喇實
晉巴即位者正也此止曰圖卜特穆爾何益
不予其有天下也故書篡帝位若曰篡而取之云
爾綱目於秦書胡亥篡位所以明其不當立然胡
亥之立猶書矯詔圖卜特穆爾入京師竊據寶位
則較諸矯詔篡位者又不侔矣故綱目直書篡位
以著其篡
逆之罪

廣義按春秋傳輕行而掩之曰襲書曰襲者明其無上援也

梁王旺沁等兵入居庸關與雅克特穆爾戰不利

旺沁等兵次榆林雅克特穆爾將兵拒之遣薩敦先驅至榆林西乘其未陣薄之旺沁兵稍却圖卜特穆爾令雅克特穆爾禦遂東兵次薊州旺沁等兵遂破居庸關雅克特穆爾聞之倍道還逆戰於榆河之北旺沁兵復不利還至紅橋阻水而陣相持者累日旺沁再戰再北遂率餘衆遁還

發明雅克特穆爾有可誅之罪則當選擇良將聲罪致討詔告天下以誅亂臣猶或庶幾焉耳既不能然乃以梁王為制將不諳軍務安能成功至是辱王師故書與雅克特穆爾戰不利以罪之其為中興之累多矣惜哉與唐書吐突承璀討王承宗戰不利義同君子宜並觀之

靖安王扣布哈等兵破潼關河南大震

扣布哈等將陝西省兵東繫潼關破之遂克閿鄉陝州御史天夫額森特穆爾分兵北渡河中趙懷孟河東官吏皆棄城走特㬫格南過武關破鄧州直趨襄陽下郡縣三十餘横絶數千里河南大震

諸王額森特穆爾等兵破通州遂趨京師雅克特穆爾拒之引還

圖們岱爾及諸王額森穆爾軍破通州將襲京師雅克特穆爾引軍還擊之陽翟王太平敗没死者蔽野餘兵皆潰而還

諸王呼喇台等兵入紫荆關

守關軍士皆潰散遂乘勝進逼京城遇敵兵於良鄉南轉戰至盧溝橋聞雅克特穆爾援兵至乃引去

癸明

圖卜特穆爾襲位雅克特穆爾謀逆至是踰三月而諸王舉兵皆不書反誅亂臣討賊乎汲汲然惟恐或後益以大盜未除環四海之內未有能正之者諸王雖不純乎義要之名曰為元誅亂之意固可暴白於天下故綱目詳書于冊亦足以見討賊有人大義未遂終泯者也然前史之修以圖卜特穆爾為王故於諸王舉兵之事往往以謀反入寇書之夫誅亂臣討賊子大義所在反謂之入寇可乎此君子所為懼綱目所由作也由是大義明而是非正矣

冬十月圖卜特穆爾遣使至陝西省臣執之送上都

雅克特穆爾遣人召陝西行省平章特默齊行臺御史滿濟勒噶台不至至是使者頗懷王即位詔至陝

西及甘肅省臣臺臣焚毀其詔執其使械送於上都既而使者持詔至浙江歸言省臣亦皆不服懷王欲悉誅之中書左司郎中策丹勸雅克特穆爾曰雲南四川且猶未定乃欲以使臣一言殺行省大臣恐非盛德事雅克特穆爾入言之事乃止

圖卜特穆爾兵陷上都梁王旺沁遁走遼王托克托死之

先是齊王伊嚕特穆爾及東路蒙古元帥布哈特穆爾等聞懷王即位乃舉兵趨上都圍之時諸王大臣出戰屢敗勢蹙都爾蘇等奉皇帝寶降梁王旺沁遁走遼王托克托遇害帝不知所終伊嚕特穆爾獲皇帝寶又收諸王百司符印遣兵送都爾蘇等於京師

發明書陷何賊之也考之分註攻陷上都者伊嚕特穆爾等必歸獄圖卜特穆爾者討首惡也適走者匹夫之事梁王遇難不能委身一戰同死社稷而乃逃遁苟免不亦賤乎遼王托克托死兵難而分注以遇害為文綱目變文直書死之所以予其能全厥義也觀綱目之所書然後邪正逆順各得其所而邪逆者必無容身之地矣

廣義陷上都者乃齊王伊嚕特穆爾與東路元帥布哈特穆爾等非圖卜特穆爾兵也綱目書圖卜特穆爾兵陷上都與趙穿弑君而董狐直書趙盾意同誅首惡也

圖卜特穆爾告祭郊廟○靖安王扣布哈等大敗河南兵進拔虎牢尋引還

扣布哈等兵至鞏縣黑石渡與河南兵戰大敗之獲其輜重鉅萬遂克虎牢旋引軍至汴會有使者來言上都已破河南省臣遣使來招諭扣布哈等殺其使臣十餘輩後圖布特穆爾遣使親諭之乃逡巡引去

發明　扣布哈等率兵討賊所向克捷名義顯正今而大敗河南兵進拔虎牢則其兵力足以破賊而反正明矣既而河南招諭殺其使者尚能自此聲大義於天下南向一決反正乘輿則討賊之義不亦偉乎惜其因賊親諭逡巡引還而甘於自畫豈不深可惜哉特書引還深罪之也

十一月圖卜特穆爾遷泰定皇后鴻吉哩氏于東安州○遣使迎周王和實拉于漠北○圖卜特穆爾殺梁王旺沁左右丞相都爾蘇等

梁王旺沁逃圖卜特穆爾募有能捕之者官五品以上尋被執賜死都爾蘇茂穆蘇寧珠誰題勒密實額森特穆爾皆棄市時復欲盡戮朝臣之在上都者平章政事敬儼抗論謂是皆常歲從行之人殺之非罪衆賴以免

發明書圖卜特穆爾告祭南郊以罪其僭書圖卜特穆爾遷泰定皇后于東安州以罪其逆書圖卜特穆爾殺梁王旺沁等以罪其專然書殺而皆不去其官所以明梁王等之無罪因以見圖卜特穆爾有罪也明乎此然後可知綱目誅亂討逆之深意矣

四川平章政事囊嘉特稱兵燒絕棧道

囊嘉特自稱鎮西王以其省左丞托克托為平章雲南廉訪使楊靜為左丞殺平章寬春等稱兵燒絕棧

道

發明不曰起兵而曰稱兵者不宜稱也燒絶棧道其惡尤甚矣囊嘉特苟能少知大義移檄天下共謀討賊反正秉與是乃臣子徇國之心也柰何自稱為王燒絶棧道則是乘時為逆而非為元討賊者矣然何以不書反是時逆賊在上囊嘉特雖反與之等耳苟以不書則是以逆賊為正而天下必昧討賊之心焉綱目所以恕囊嘉特者正以罪圖卜特穆爾也其旨嚴哉此所以為綱目徽君子莫能移之

弛蒙古色目人居親喪之禁

自顧者聽

廣義 短喪之說君子非之久矣況曰禁乎王道本乎人情豈容強戕至此書曰弛者幸之也

己巳天歷二年 春正月周王和實拉稱帝于和寧之北

圖卜特穆爾遣使奉迎勸進王南還至和寧之北遂即位遣使還報諸王舊臣及兩都之民聞王使者皆歡呼鼓舞爭先迎謁所至成聚

發明 綱目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而僭國之與簒位者則分註細書之此所謂正統於天而人道定矣然通鑑於天歷二年皆大書綱目則斥而細書之不予其為正統也漢之呂后王莽唐之武后其義亦然稱者不宜稱也是故不宜王而正則書稱王不宜帝而帝則書稱帝稱皇帝所以明其僭耳此綱目書法之深意君子宜詳察焉

廣義

抑覩周王和實拉懷王圖卜特穆爾皆武宗之子而周王兄也懷王弟也周王蓋嘗欲正名分而不得遂逃居漠北而懷王遣使迎之其義得矣今也周王急於得國稱帝中道果何義哉且懷王奸雄之首而其襲帝位逐諸王皆其功也周王逃生不暇尚何功之有哉夫懷王於帝位豈不欲耶而其迎兄於漠北者公論不容而惟恐人心之不從也覩其襲位之時有曰謹俟大兄之至以遂固讓之心則其奸雄之念不攻自破矣為周王者則當因其迎而至京師朝見百官雍容不追而致推讓之辭則彼奸雄之心庶可折矣然後不得已而即位可也惟其慮不出此此所以來翁果察圖之禍

惜哉

陝西大旱饑

陜西自泰定二年至是不雨歲大饑人相食詔起張養浩為西臺御史中丞往賑之先是養浩棄官家居七詔不起至是聞命登車即行道經華山禱于岳祠一雨三日到官後大雨禾黍自生秦人大喜時斗米十三緡鈔稍昏即不用詣庫倒換累日不能得民大窘養浩檢庫中未毀昏鈔得一千八十五萬悉以印識其背又刻十貫五貫為券給貧民命米商視印記詣庫驗數易與新鈔又率富商出粟及奏行納粟補官之令聞民有殺子以啖母者為之大慟出私錢濟之且命出其肉徧示闔府官屬責其不能賑貸

發明　和氣足以致祥乖氣足以致異未有嘉祥非和氣所召而災異非乖氣所感者也是時周王兄弟各相為逆人神共憤天理不容由是悖逆之氣磅礴充塞而旱乾作矣旱乾既作而饑饉生矣用是而觀則知天人相與之際有感必應疾如桴鼓豈不甚可畏哉

二月圖卜特穆爾立其妃鴻吉哩氏為皇后○追尊周王母伊奇哩氏母唐古氏並為皇后

伊奇哩氏周王母唐古氏圖卜特穆爾母也

廣義追尊周王母者掩人耳目也

三月圖卜特穆爾遣雅克特穆爾奉皇帝寶赴漠北

夏四月王以雅克特穆爾為太師

圖卜特穆爾遣雅克特穆爾奉皇帝璽上周王諭廷臣曰寶璽既北上繼今國事其遣人聞行在所雅克特穆爾見周王嘉其功以為太師復諭之曰凡京師百官朕弟所用者並仍舊其諭以朕意雅克特穆爾

奏陛下君臨萬方國家大事所任者省院臺而已宜擇人居之乃用哈瑪爾圖等為平章政事等官皆武宗舊人也是日宴諸王大臣於行殿因諭臺臣曰太祖有訓美色名馬人皆玩之然方寸一有係累即能敗名喪德卿等亦嘗念及此乎世祖初立御史臺首命塔齊爾布達嘉勒二人協司其政天下國家譬如一人之身中書其右手也樞密其左手也左右手有疾治之以良醫省院闕失不以御史臺治之可乎凡諸王百司違法越禮一聽舉劾風紀重則貪墨懼猶斧斤重則入木深也朕有缺失卿等亦當以聞不汝責也

發明　閣下特穆爾迎周王奉寶璽非出於中心特畏名義不正故姑塞人議耳不然何以弑之於行幄耶然周王既書稱帝而此不書者不予其為帝也此不斥其名而止書周王者是時上無天

子況又較諸懷寧猶可恕而網目豈厚於周王而薄於懷寧乎然皆循名責實之意也

廣義　周王和實拉既稱帝于和寧之北則圖卜特穆爾此舉亦出於事不獲已也

周王遣使立圖卜特穆爾為太子

廣義　太子天下之本京師帝王所居王者欲建太子則當尊居京師詔告天下中外無猜庶乎絕覬覦之心而有以定民志圖卜特穆爾於去年十一月既已奉迎周王於漠北矣何以遲遲其行久戀漠北以忽京師之重適足成圖卜特穆爾覬覦之勢且圖卜特穆爾欲得國之心如火斯熱然其迎兄於漠北而奉璽赴之者皆其偽也豈其本心哉今而周王遽立其為太子是保其逆謀也翁果察圖之禍誰其尸之

○以徹爾特穆爾為平章政事○旱蝗民饑

河南北山東兩浙饑民毋慮百餘萬戶

曩嘉特降尋殺之

圖卜特穆爾遣使四川赦曩嘉特曩嘉特聽詔歸順蜀地悉定尋殺之於市籍其家

發明曩嘉特稱兵僣號其罪甚矣誅之宜矣曷為以殺書曩嘉特賊圖卜特穆爾亦賊耳直書曰殺不予賊討賊也

秋七月朔日食○西臺御史中丞張養浩卒

養浩自到官未嘗家居止宿公署夜禱于天晝出賑饑每一念至即拊膺慟哭竟得疾而卒關中之民如

失父毋至順聞追贈平
章政事濵國公謚文忠

太白經天

發明　嗚呼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是時圖卜特穆爾畜無凡之心其謀未露而其徴已見天象昭昭特以著其骨肉相殘之慘耳是以人心之茫昧難知而天象之明灼可驗是故唐太宗之殺建成元吉而太白見秦分圖卜特穆爾殺周王而太白經天變不虛生信哉明乎天人之理然後可與論綱目書法之意矣

○八月丙戌周王次翁果察圖圖卜特穆爾入見庚寅王暴卒

廟號明宗○胡粹中曰聞之故老雅克特穆爾奉上璽綬明宗從官有不為之禮者雅克特穆爾怒且懼既而帝暴崩雅克特穆爾聞哭聲奔入帳中取寶璽扶文宗上馬南馳本史乃言皇太子入哭盡哀雅克特穆爾以后命奉皇帝寶授于太子其說不合豈當時忌諱有不敢明言之者歟

發明

周王闊卜特穆爾兄武宗嫡嗣圖卜特穆爾欲奪其位乃以弟弒其兄是尚可以君天下乎曰然則何以不書弒曰唐陳弘志之逆憲宗以暴崩于中和殿書今之周王亦以暴卒書之其書法前後如一則弒逆明矣然憲宗既已屬疾故逆黨尚可隱諱遷就其說至於周王則素無疾一旦圖卜特穆爾入見而是夕暴卒其為弒逆尤更彰彰無可疑者綱目凡以善終者皆不書其地惟弒則書地暴崩則書地皆以著其實也故書暴卒以著其欺世之罪又以見當時臣子不敢明言其事

之意固非以為圖卜特穆爾諱其大惡也亦所以發明綱目之意也觀者試思之

廣義嗚呼當是時也惟知有圖卜特穆爾不知有周王也況入見之時以雅克特穆爾為之輔翼故於八月丙戌入見至庚寅王暴卒是圖卜特穆爾在帳已五日矣弒凡之罪奚逃綱目於事變之大者必甲子其日以志之也與特克實弒君例同

圖卜特穆爾以巴延為左丞相竒徹台阿爾斯蘭哈雅趙世延並為平章政事

多爾濟為右丞阿榮趙世安並參知政事達實特穆爾知樞密院特穆爾布哈特穆爾闊並御史大夫

圖卜特穆爾復襲位于上都大赦

發明書復襲位重貶之也闊卜特穆爾篡位其素心也其逆兄漢北者姑欲塞人之議耳故行幄一見兄乃暴卒既沒其兄復襲其位則其悖逆之心遂矣此圖卜特穆爾始終之論也大書于册深罪之耳

廣義前既襲帝位于上都而今又襲之兩曰襲者其惡甚矣

建龍翔集慶寺于建康

命阿榮趙世安督工臺臣監造於是南臺御史言陛下龍潛建業居民困於供給幸而獲覩今日莫不跂望非常之恩今奪民時毀民居以剏佛寺臺臣表正百官委以監造豈其禮哉昔漢高祖復豐沛兩縣光武免南陽稅三年今不務此而隆重佛教何以慰斯民之望且佛教慈悲方便今尊佛氏而害生民無乃

進其教乎書奏
為免臺臣監役

發明甚矣亂臣賊子之欺世也既竊其位志驕意滿肆為興作誇耀於人其志僭矣圖卜特穆爾居建康今而竭其財力營建僧刹以為龍翔於此慶集於此而建寺以誇示於民嗚呼傷敗𢑱倫滅絶天理倖而襲位欲益彌張由君子觀之豈不甚為可恥乎綱目特書于册所以深貶之爾

廣義圖卜特穆爾襲位之初即奉佛教其用意差別矣豈久安長治之象哉吁春秋責備賢者君子於元何誅

詔修經世大典

勅翰林國史院同奎章閣學士采輯本朝故事準唐宋會要為經世大典

冬十月徵故中書省臣托多王士熙等十二人于貶所放歸田里〇十一月湖廣猺賊寇邊

凡二百八十餘處

十二月以西僧年扎克策喇實為帝師

帝師至上命朝臣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惟國子祭酒富珠哩翀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為之栗然

發明

若是乎元人之無識也西僧雖賢不過釋教所崇奉耳所謂帝師者必其有道德之可尊

有規矩之可法父子能親君臣能義夫婦能別長幼能序朋友能信首出庶物卓乎為一世之楷範然後可為帝者之師也今蕭衍實以寂滅之教愚誑流俗誠清朝之所厭棄者以為帝師何其謬哉故綱目直書以著其失

廣義 昔梁武帝三舍身於同泰寺為奴餓死臺城今以西僧為帝師則是願為其弟子也奴與弟子其分雖殊而其所以事之之義一而已矣梁之武帝元之文宗其愚一也且朱子綱目有書曰國師者而尹氏發明曰謂之國師于以見舉國之人皆師之矣今而曰帝師殆有甚焉嗚呼自東漢以來奉佛之篤者莫如梁武帝元文宗然而梁祚之不長元運之不永是佛之不靈也明矣使其有靈而故短梁之祚促元之運則是佛之行曾黑白之不分有是理哉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五